

星期天夜光杯

■ 饰演《敦煌女儿》中的樊锦诗



玉不琢,不成器。从《红灯记》中聪明机智、可受勇敢的“小铁梅”到《董梅卿》中任性洒脱、重情重义的乱世佳人;从《石榴裙下》中自尊自爱、温柔善良的贫家女到《雷雨》里敢爱敢恨、为爱所伤的繁漪;再用整整8年时间,将坚守大漠大半辈子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搬上舞台,用沪剧这一最美的上海声音将“敦煌守护者”的故事唱响全国……曾经那个唱着《一个明星的遭遇》中“金丝鸟”的上海小姑娘茅善玉,历经数十年的生活捶打和舞台磨砺,终于将自己琢成一块美玉,台上流光溢彩、台下温润敦厚。



1 逆风起飞 飞得更高

和很多艺术家少年成名,首次登台就“一鸣惊人”不同,茅善玉起步的遭遇几乎是她这辈子的阴影,用现在流行语说就是“车祸现场”。

那是刚毕业时参加沪剧《星星之火》的演出,演一个“包身工”,唱词短短、戏份寥寥,可没想到,就10分钟的登台,她就“牺牲”了。一句“妈妈,赶快救我出火坑”,一紧张,不但高音没上去,唱到后半句还失声,观众的“倒彩”排山倒海而来,茅善玉觉得自己几乎是被轰下去的。

这样的“事故”接踵而至,初唱“小铁梅”,一句“爹爹”唱了百来次也没叫出味道,嗓音沙哑,又不懂得科学发声,虽然中低音唱得蛮有味道,但高音总是上不去,音调一高或唱得时间略长都会“失声”。老师一度以为这是个“老天爷不赏饭”的姑娘,茅善玉自己也是越唱越没自信,暗忖大概不适合“开口饭”。

逆风起飞未必不能飞得高、飞得远。很快一个教美声的老师为茅善玉带来命运的转机。面临恐将要被安排去服化组的危机,也激起了茅善玉的好胜心。那是进沪剧院的第二年,院里为演员们请来了三个声乐老师,科学发声和用气,真假声结合的演唱方法让茅善玉看到“一线生机”。

属牛的茅善玉主动出击,“瞄”准了适合自己的老师,毛遂自荐。当时老师和学员的搭配都是固定的,要“加塞”只能轮候、见缝插针。从此,沪剧院的美声课多了一个“插班生”,不论是休息间歇还是吃饭午休,她永远在那个“候补”的位置,见到老师面前“空”了,就上去求教。在老师循序渐进的细心指导和自身不懈努力下,渐渐地,茅善玉懂得控制声音了;渐渐地,她的高音不但上去了,嗓音中的沙粒感也被运用到原本就很出彩的重低音,越唱越有味道、越唱越有腔调。

秋高气爽、阳光正好,坐在位于天平路的上海沪剧院的小洋房里,茅善玉眯着弯弯的月牙眼,回想起入行之初的这段青涩时光,似有所悟:“人在年轻的时候,吃点苦头、遇点挫折不见得是坏事。年轻有冲劲,跌倒了也能重整旗鼓,青春有斗志,不会轻易就被困难吓怕。如今回头看,其实很感激命运把挫折和打击放在了最开始,让我懂得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,学会接受和面对挑战,也在愈挫愈勇中坚定自己的理想、信念和爱沪剧的那颗初心。”



■ 扫二维码,看茅善玉寄语读者

2 坚守初心 怀抱“匠心”

站在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家颁奖典礼的舞台上,身着酒红色鱼尾礼服裙的茅善玉接过沉甸甸的奖杯,眼中隐有泪光,她感慨:“沪剧是一门年轻的剧种,它反映当下,讴歌英雄,一直与时代同呼吸、共命运。特别是在打造沪剧《敦煌女儿》的八年里,驻扎敦煌的‘上海女儿’樊锦诗老师和我结成了忘年交,让我明白了一个艺术工作者所要扛起的责任、担当以及应当秉承的‘匠心’精神!”

现代沪剧虽然擅长打造现实主义题材,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并且原型人物就在身边的还不算多。2011年,茅善玉被报纸上介绍“敦煌守护者”樊锦诗的文章深深触动。同样是吃着蝴蝶酥和鲜肉小馄饨长大的“上海小姑娘”,樊锦诗却甘愿为敦煌壁画事业扎根大漠大半辈子,将整个青春和人生都奉献给大漠苍茫的落日 and 洞窟里亟待拯救的瑰丽的文化遗产。

茅善玉至今记得自己兴冲冲地冲到敦煌面见樊锦诗,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。对于要将自己的故事搬上舞台,为人低调、行事内敛的樊锦诗起初无疑是拒绝的,她的话质朴诚恳:“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,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,也挖不出有戏剧性的故事,我实在不知道这能怎么演成戏。”面对樊锦诗的婉拒,“牛脾气”的茅善玉并未气馁,她几度赴敦煌,边采风收集素材,边观察樊锦诗这批“敦煌人”的工作和生活,同时锲而不舍地做樊锦诗的思想工作。直到樊锦诗听到说,这将会是一个群像故事,是希望通过一代代敦煌人的故事,来弘扬“敦煌精神”,这才松了口,才有了如今“圈粉”无数的《敦煌女儿》。

在茅善玉扮演的樊锦诗没有“站”上舞台前,很多专家或是戏迷对这部戏是持迟疑态度的,毕竟要将一个生活在人们身边的原型演好、演活太难太

茅善玉璞玉琢成器

◆ 朱渊



■ 徐俊、丁是娥、茅善玉(自左至右)

3

“自制”唱腔 别具一格

戏曲久违了流派初创大发展时期的辉煌,在中生代、新生代循着老一辈艺术家、流派创始人的脚步,努力传承和发扬、培养接班人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,戏迷观众期待创新剧目、崭新人物,更期待当下的戏曲艺术家能“开宗立派”,真正体现戏曲繁荣。

当然,流派的打造在于“创”之一字,以及唱段的传唱度。要求演员除了能唱还要能自己设计唱腔,并且她所创造的唱腔还要有传唱度。说起来,让茅善玉对唱腔设计重视的还是老院长丁是娥。

那时,茅善玉还是初登舞台的小姑娘,因为丁老师要给她排一出小戏,把她叫去家中“开小灶”。刚进家门还未上楼就听到丁老师在唱戏,那是尚未开排的新戏,二楼小书房的门敞开着,只见丁老师拿着剧本、打着节拍,聚精会神,那剧本上一行行的字,经过丁老师的设计,被“翻译”成动听的唱腔韵味十足地流淌出来,仿佛浑然天成。茅善玉当时就震惊了,她感佩丁老师的艺术造诣和专业精神,从此将丁是娥老师视作艺术生涯上的指路明灯。

从《董梅卿》开始试水,再到《石榴裙下》,一步一步,茅善玉慢慢学会了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设计唱腔。到后来的《家·瑞珏》再到现在的《敦煌女儿》,茅善玉的唱段唱腔几乎都是“自制”,无需假借人手。而无论是《家·瑞珏》中的“诀别”“梅林心声”,还是《敦煌女儿》中“守望理想”“远去的背影”都是如今沪剧迷中传唱度极高的唱段。

在茅善玉看来,沪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,传统戏少、新创戏多,

很多新戏本没有约定俗成的唱腔可循,若不创新就难以同时代紧密契合,而这恰恰是沪剧赋予每代沪剧人更多创造的可能性。现在茅善玉对自己的要求是,每部匠心打造的戏中,自己都要有几段可以广泛传唱的唱段留下来,而这也将成为她丰厚的艺术积累。

“应该说,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,开创流派是我在艺术生涯上的终极目标,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,但我会持之以恒地朝这个方向前进和努力。以‘匠心’精神创排新戏、打造角色,希望能为沪剧尽一份力,做出自己的奉献。”茅善玉笑言自己面前的路还很长。

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家获奖人物系列(之九)



■ 去敦煌看望樊锦诗

难。未承想,首演那日,当人们坐到剧场里,却被茅善玉所塑造的惟妙惟肖的人物及其质朴深情的演绎深深打动。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故事讲述都极具说服力,不但常年和樊锦诗一同工作和生活的敦煌人都说:“茅老师演的樊院长真是太像了,你看,她们笑起来都一样。”就连樊锦诗的小孙子也在后台,抱着尚未卸妆的茅善玉的腿叫“奶奶”。

经过整整八年的打磨,多达十几次赴敦煌采风,茅善玉和樊锦诗结成了忘年交。就在两个月前,茅善玉又去敦煌看樊锦诗,她俩只要在一处,总是充满了说笑声。樊锦诗喜欢听茅善玉说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,还有那些珍藏在记忆中属于家乡特有的风土人情。也唯有她俩在一处时,“敦煌人”才会发现,原来工作中颇为严肃的樊院长真的很“上海小姑娘”,她笑起来也有弯弯的月牙眼,和茅善玉对谈时也会拖出嗲嗲的上海口音。